



# 鲁迅与青年作家

伶

花城出版社

.4

K825.4  
147  
2

# 鲁迅与青年作家

郑心伶 著  
花城出版社

B245/17



B

481677

**鲁迅与青年作家**

郑心伶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875 印张 2插页 120,000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3,560册

书号: 1026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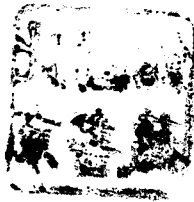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ISBN 7—5360—0031—6/I·30

定价: 1.50元

##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选择了十几个有代表性的人与事来阐述鲁迅与青年作家的关系。在这些青年作家中，有些是与鲁迅交往至密，始终如一的，有些是消除误会后友情弥笃的，有些是又团结又有思想分歧的，有些是先相合而后分裂的。并兼顾青年作家的评传，随处插入作者的看法，史料性与学术性相结合，还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实。从中可以了解鲁迅是怎样培养、扶植青年作家，使他们走上文学道路的。

鲁迅与青年作家



鲁迅先生是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中国战斗的知识青年和文艺青年的马首，有了他，中国现代的文学者就有了自己的战斗的目标和旗帜，不但团结在文学上而奋斗着，而且一起地认识了中国民族的历史及其真实的出路，而和人民的战斗联系在一起，为着中国民族出路及新的人民大众文化而奋斗着。

有了鲁迅先生，及以他为中心而形成的中国的年青的文学的阵营，中国才算有了真真的人类黎明期的文学运动。

——冯雪峰：《鲁迅论》

# 光耀寰宇的伟大宗师

——读郑心伶《鲁迅与青年作家》

杜 埃

一般读者大抵喜欢看名人趣闻、轶事或者传略，因为它们能给人一种启迪的力量。但是，这本《鲁迅与青年作家》所叙述的事迹，却远非寻常，而以其饶有风趣、别具一格、富于隽永寓意取胜。

首先，这是因为鲁迅先生的思想、文章、道德感人至深，对旧世界像猛鸷般的战斗，对中国的未来怀有坚不可摧的远大理想，对战友情谊笃实，对青年像慈母般的扶掖，又像严父般的希冀等等，倘无上述崇高品质，编著者即使有一支妙笔，恐也难以“生花”。

这个集子收入了十六位二、三十年代的青年作家与鲁迅交往的史实。自然，十六个远远不是全部，只是受到鲁迅感召、影响、培育的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但透过他们，也可瞻仰先生的丰采，使读者对他有个立体感。

鲁迅的一生，是在战斗的实践中度过的，那时的旧中国疮痍满目，鬼魅当道，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他不惧刀丛与暗箭，疾恶如仇，挺身而出，用他横扫千军之笔，一战到底，从不懈怠。另一方面，对吃人的旧制度、坑人的恶世

俗，进行鞭痕深深的挞伐；视宵小之徒为“蚊”子；对落后的国民性，恨铁不成钢；他的胸膛装有一颗平凡而又不平凡的爱民族、爱人民、爱战友的炽热的心。

在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四·一五”事件后的革命低潮时期，他能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就是因他具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崇高品德所致，并不偶然。

和许多青年一样，没有机缘目睹先生的清扬，但在光明与黑暗殊死搏斗的三十年代前半期，我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受到他的血液的喂养。

他是一面大纛，一块强力磁铁，吸引了万万千千的左倾青年，使之与那个时代同步，跟着他上阵战斗。虽然遥遥相隔，但他和他的战友们在上海的英勇行动，却恍如近在身边，激励广州的地下进军。他的杂文使敌丧胆，他的言行使同一战线上的伙伴，获得巨大的勇气和力量；他的一句话，一声不是号令的号令，足使前进的人们立刻赴汤蹈火、奋不顾身去面对黑暗残忍的反动统治。党在上海领导的左联，使白区燃起了反“文化围剿”的熊熊火炬，与苏区的壮烈的反“军事围剿”互相呼应，连成一气。这是在苦难中崛起的我们文学的光辉传统，在世界文学史上是没有的，至少是罕见的。而鲁迅是真正的主帅，伟大的旗手。在这里，让“文革”中自诩为“旗手”的江青遗臭万年去吧；也教一些对历史并不了解的因而发出“言必称鲁迅”的嘲笑的朋友，冷静地想一想吧！

鲁迅在他战斗的一生中可能有过偏颇与不足（我只说可能），这毫不足怪，因为他不是神，而是客观现实中的人。即便是有些偏颇，也是从大局出发和那个复杂、尖锐、激战不已的时代使然。目前多种思潮和观点的涌现也非坏事，

“探索”和“再认识”是需要的。人的思想不能停滞和僵化。这是开放的时代，真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要有一种民主融洽的气氛，充分自由讨论，多方比较选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来丰富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这都是好事，至少可以一反“左”的封闭政策，扩大眼界，知己知彼。但是，又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和革命的传统，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文学的基本道路。鲁迅不仅仅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者、开拓者和左翼文坛的主将，是我们民族的灵魂，也是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力主择其优的“拿来主义”者。中国现代史上还没有人能像他那样，为国民留下如此丰厚的现代精神财富。有人肆意往鲁迅脸上抹黑，那是枉然的。

有些读者或许会以为鲁迅是个威严尖刻、道貌岸然、铁面冷酷，不易接近的人物。其实，他是个愤世嫉俗、爱憎分明，不讲抽象人性，是个崇高的人性论者。是的，他对敌人严厉尖刻，勇猛而不知有所畏惧；对“落水狗”冷酷，不留情面；对“奴性”的疾恶，也是入木三分。但他对民族、国家、被压迫者有至高无上的爱，对战友、青年怀有满腔的挚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其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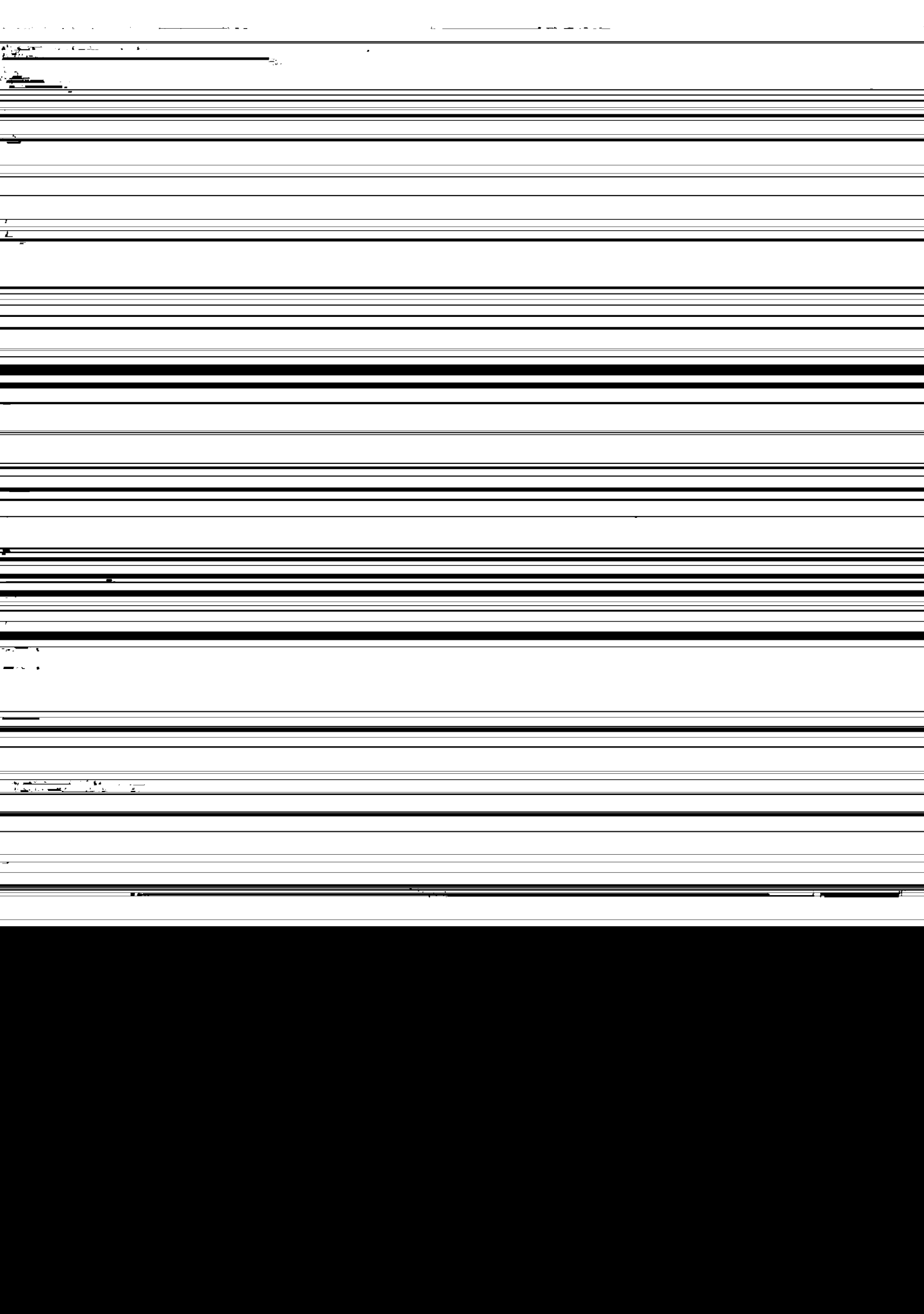
想想上海左联五作家被害时，鲁迅在毒瘴弥漫的血雨腥风中，不顾自身安危，痛惜战友的牺牲，写出了气贯长虹的“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诗篇。这檄文似的抗议诗，多么凌厉、凛然，使那时远在五羊城的一批青年写作者热血沸腾。如果说，茫茫的黑暗社会中，前赴后继的人们心坎上树有“精神支柱”，那么，这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血沃中华”和鲁迅式的战斗诗文。五烈士用鲜血染红了左联的旗帜，这是我们文学的光辉传统，是我们文学史上弥足



珍贵的一页。

鲁迅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大旗，他挥动这面大旗，鼓舞战友们勇往直前，他一面战斗，一面寻求战友，培养新人，扩大队伍。心伶同志这本集子着重记述了鲁迅这方面的感人事迹。文中谈到了鲁迅与郁达夫、白薇、孙伏园、蒋径三、韦素园、台静农等人的友谊，也谈到了当时从伪满洲国逃亡上海的萧军、萧红，鲁迅对两位青年作家关怀备至，在小菜馆洗尘，安排住地，经济上援助，为他们彻夜看稿；替叶紫的《丰收》提意见，并对《丰收》续篇《火》正面描写了歌颂党当时对农村革命的领导，加以深情肯定，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反映这种重大题材的第一篇。鲁迅支持成立了奴隶社，出版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和叶紫的《丰收》，并为之作序，安排插画。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萧军所著影响很大的《八月的乡村》，我看是受到鲁迅译的法捷耶夫小说《毁灭》的颇大启迪而成。成书后鲁迅又亲加校阅、修改。鲁迅很看重《生死场》，认为萧红是当时难得的敢于“越轨”的乡土文学作家。叶紫的《丰收》出版后，统治者的哈巴狗写文咒骂，企图把这本书打下去。鲁迅挺身而出加以维护，写信给叶紫，安慰鼓励说，他们“谁也做不出一点这样的小说来”，“这是他们的‘死症’”。这三本小说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

鲁迅是很有见地的人。他看重四川来沪的青年作家周文，给予细微照料、关注，并把他介绍给左联负责人之一冯雪峰作联络员，这实际上让他担当了左联秘书长的重任。鲁迅的《拟许钦文》一文，寓意隽妙，提携了这位青年作家。湖南青年作家黎锦明以广东海丰农民运动为背景写的小说《尘影》，描绘了惊心动魄的革命与复辟的斗争、农民的英勇壮



权保障同盟”等等，虽杨杏佛惨遭暗杀，也没使他的斗争放松一步。利用上海的复杂情况和反动统治的某些薄弱环节，巍然不动，坚守上海阵地，领导左翼爱国的文艺文化运动，使斗争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此起彼伏，曲折多变地发展。

鲁迅痛击了一批他认为必须“刺他一刺”的人的同时，培养、扶持了一批新人，影响、召唤了千千万万的青年人。但在他所援助的人中，也出现与他背道而驰的人，如高长虹这类个人主义膨胀到了极点的文人。此外，有趣的是，他所关注的青年作家宫竹心，是他交往较早，受他影响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人。宫后来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有负鲁迅期望，竟然见利忘义，写起庸俗低级的小说，以赚钱活命；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写的一部三百万字的长篇武侠技击小说，竟以高稿酬同时在十多家报纸上连载、选载，一时“名声”大噪。但宫竹心到底还有点自疚之心，深感羞愧，懊悔莫及。这里，鉴于目前某些文学现象，不妨重引他的一段自省：“环境和饭碗联合起来，逼使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宫竹心：《我的生平》）。

这本十多万字的集子，除了举出不少具体细微的事例叙述鲁迅与青年交往中的可亲可敬的“为人之道”外，还有一个特点，即兼写了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评传，如年不足三十二岁即已辞世的萧红，短短的一生受了许多苦难、磨折，她是具有突出才华的一个女性作家，为鲁迅所重视。但书中也指出了她的幼稚、缺陷和不足之处。

五十年前我也曾写过一篇题为《鲁迅与青年》的短文，表示对他在民族灾难空前深重中溘然去世的哀思，那时我知道

的并不多，是仅从刊物上看到的一些事迹以及他那叱咤风云的文章写出的，不足绘出贤杰的伟大容貌，今天，看了这本《鲁迅与青年作家》，旁征博引，材料丰富，文笔简约，题意集中，读起来令人手不释卷。虽然觉得仍有不足之处，如鲁迅不仅是个文学巨匠，中国新文学的缔造者，同时也是个思想家、政治家，伟大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战士，本书对其后者兼论不足，但我又想，不可求全责备，鲁迅伟大处，不可能以一本书来概其全，只可从各个角度，分出许多专题来研究、论述。五十年来已有不少有关鲁迅的研究专著。今天，在很有必要“寻根”——继承革命传统以进一步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时候，将会有更多的专题提出研究，历史的发展和某些文学现象的反常，更有赖于今后深入研究鲁迅、学习鲁迅，并使研究工作提高一步，有所突破。

因此，我欣然命笔推荐，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书。

一九八六年六月四日匆草于增城朱村

## 目 次

### 光耀寰宇的伟大宗师

- 读郑心伶《鲁迅与青年作家》 杜 埃 ( 1 )
- 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 ( 1 )
- 一个“奴隶”作家的道路
- 萧红与鲁迅及其他 ( 17 )
- “在中国第一要他多”
- 从鲁迅为韦素园写墓记说起 ( 50 )
- 受鲁迅影响而“贡献了文艺”
- 的台静农 ( 63 )
- “他把血液喂养了我们”
- 鲁迅对周文的扶掖与影响 ( 72 )
- 被鲁迅誉为“文学是战斗”的
- 战士兼作家——叶紫 ( 89 )
- 徐懋庸其人及鲁迅与他的交往 ( 106 )
- 不屈的“女子汉”——白薇 ( 118 )
- “并非泛泛之交”的鲁迅与蒋径三 ( 126 )

曾被误解的鲁迅文友	
——略讲周木斋其人其事	( 182 )
鲁迅与高长虹的“相合”及决裂	( 142 )
鲁迅与孙伏园二三事	( 155 )
附：陶静波《孙伏园与鲁迅》	( 158 )
官竹心说：“鲁迅之言非欺我也”	( 164 )
鲁迅从“尘影”看黎锦明	( 172 )
从鲁迅“拟许钦文”说起	( 178 )
鲁迅与“吾友”姚克	( 195 )
后记	( 205 )

## 鲁迅与郁达夫的友谊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郁达夫由周作人邀请吃饭而与鲁迅认识。当时正是曹锟贿选成功，做大总统的时候，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并在北京大学教小说史略。郁达夫就住在北京阜城门内巡捕厅胡同他哥哥家里。鲁迅给郁达夫的最初印象是：“他的脸色很青，胡子是那时候已经有了；衣服穿得很单薄，而身材又矮小，所以看起来像一个和他的年龄不大相称的样子。”“他的绍兴口音，比一般绍兴人所发的来得柔和，笑声非常之清脆，而笑时眼角上的几条小皱纹，却是很可爱。”（郁达夫：《回忆鲁迅》）直到后来，郁达夫还常在朋友面前称赞鲁迅“为人很好，有什么说什么。”郁达夫给鲁迅的印象也不错，概括起来，就是“稳健和平”四个字。自然，这也并非十分准确。依我的认识，郁达夫是“和平”有余，“稳健”不足的。

我初步统计，从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七日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在《鲁迅日记》中记述他

们两人往来的有二百〇九次，其中记郁达夫登门访鲁迅一百二十五次，鲁迅回访郁达夫三次，郁达夫来信二十六次，鲁迅回信二十一次，郁达夫邀饮六次，与郁达夫一起赴宴十二次，鲁迅邀郁达夫饮二次，他们互赠书物二十三次，鲁迅诗赠达夫三次，达夫诗赠鲁迅一次。谁都知道，鲁迅的日记是写得不能再简了，但就是寥寥数笔，也含蕴着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例如，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小峰招饮，鲁迅夫妇与郁达夫夫妇同席，因为酒逢知己，所以“饮后大醉，回寓呕吐”。这是鲁迅平生第一次豪饮，也是《鲁迅日记》中仅有的记载。一九三〇年一月九日，因郁达夫、王映霞的儿子满月，鲁迅特“以绒衫及围领各一事”送之，“贺其得子”，深表祝意，“算是补祝弥月的菲敬”。而在郁达夫的日记中，也常有他们往来的记载，如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郁达夫为刚到上海的鲁迅洗尘后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谈了半宵，总算还觉得快活。”又如一九二八年五月六日，郁达夫记有：“过鲁迅处闲谈，他约我共出一杂志，……”

鲁迅与郁达夫的交往前后有十三年，他们在中国文坛上团结战斗的美事是很多的，而且是十分动人的，举其要者，就有这几个方面：

## 一 同在一个进步团体中活动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他们一起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联名发表宣言。同年三月，郁达夫得鲁迅推荐与其他同志支持参加“左联”。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他们共同签署《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



二八”事件，表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同年七月十日，他们联名电告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国际革命组织之一、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同年十二月，联名签署《中国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政府电》，热烈祝贺中苏恢复邦交。一九三三年一月，他们一起参加宋庆龄、蔡元培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革命者的监禁、酷刑和处决制度，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要求给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争取公民权利，争取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等等。同年二月五日，联名发表《小林同志事件抗议书》和《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指出：“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表示“我们正在紧张地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此外，他们还与中国济难会有关。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中国济难会成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更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这是为保护向反动派进行斗争而遭迫害的被难者而发起的进步群众组织，由恽代英、张闻天、郭沫若、沈雁冰联名发起，其《白华》月刊，是阿英和郁达夫主编的。一九二七年九月鲁迅抵上海后，党通过中国济难会与他取得联系，不久，鲁迅加入了这个组织，并多次捐款支持济难工作。